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
第二十三回 呼延慶辭師歸裡 王金蓮新唐訪夫

何期法術運無窮，彩石雲車起壽宮。 聞有三山仙子窟，茂林修竹古蒼鬆。

且說呼延慶自從王禪老祖度他到了終南，教習了法術和行兵的策略，無不精詳。不覺光陰迅速，來此已經三載。「待我前去拜別，看師父如何？」延慶到洞府見了王禪，說道：「師父聽稟：徒弟在此已是三年，蒙師父教授了許多法術。」王禪道：「你且把學習的武藝試演我看。」延慶就將師父教習的武藝都試演了一番。王禪道：「你的武藝倒也會得。」

師徒兩個又把法術講究了一番。王禪道：「我看你武藝法術，卻是精通，可以下山去了，我與你一個錦囊，倘日後有難，方可開這盒兒，便知明白。但這盒兒須帶在身邊，不可使外人知曉。」延慶把盒子藏在身邊，又道：「師父，徒弟還要將師父的石虎騎去才好。」王禪道：「你好沒見識，行了一個縮地法，豈不是好？」延慶道：「不錯。」就召了六甲六丁神將拔山倒海功曹。延慶別了王禪，腳上畫了靈符，條忽間已到了王貴莊。延慶道：「這法兒倒也使得。」正是：

雲中歲月無多日，翹首離家已數年。

故園風色依然在，蒼鬆知故竹生孫。

那延慶看了一會，回身來到裡邊，恰好員外與院君在廳上講那金蓮終日想念孩兒延慶的話。延慶正走上廳來，見了員外。院君道：「我兒幾年在那裡？」延慶道：「孩兒那年同了師父，在終南山修道，學習了三年，今日才得回來。」院君道：「翠桃，你去勸小姐不必哭了，如今小官人回來哩！」

翠桃正要通報，那金蓮正走出來，聽說小官人在廳上與員外、院君敘話，金蓮心裡甚是快活，走來見了延慶，又流下眼淚，說道：「兒去三年，我心今日略放，但不知何日與你爹爹會面哩！」延慶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將來兒去尋訪爹爹，自有見面的日子。」員外道：「夜深了，女兒，你同延皮孩兒進去罷。」那金蓮別了員外，就同延慶來到裡邊。母子兩人談談講講，不覺已是紅日東升，延慶依舊讀書去了。卻是：

離家三載似行雲，稚子胸藏玄妙文。

坐臥石牀且養性，他年骨肉樂天鈞。

話說王環自從繼與員外為兒，不覺光陰易過，如今已是十六歲了。每日裡把一條金槍常在手頑耍，倒也熟練，人皆稱贊。那曉延慶聽見王環在莊前使槍，看得高興起來，連叫了幾聲，王環卻未聽見。延慶疑似不理他，就搶將進去，按住了槍桿往後一搯，王環沒有防備，竟跌了一交，眾人拍手大笑道：「這個漢子，倒被那小孩子拉跌了。」

王環扒將起來，看見延慶在那裡使這桿金槍。王環氣他不過，做個坐馬勢縱將進去，奪這根金槍。那曉延慶正使得高興，把槍桿一灑，王環又跌了一交，連忙扒了起來，一把抓住了延慶的右手，說道：「兄弟，槍法卻是你的好，這個皮錘，俺比你硬榔哩。」王環就把手一捺，延慶借勢也就用力一拼，王環又跌倒在地。延慶忙扶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哥哥，不要動氣，兄弟得罪了。」王環道：「比武那裡論得什麼得罪？既如此，同你再來耍拳。」王環就做個金雞獨立的勢子，延慶乘勢踏將進去，拿住了王環的右手，王環把身子軀一轉過來，延慶的左手被王環拉做一個太公下釣，延慶回身過來，用兩手向王環背上一把乘勢托了起來，說道：

「哥哥，你可曉得？這是小鬼朝天勢。」王環等延慶的手一鬆，就跳將開去，罵道：「你這忘八蛋，倒要坑我麼？少不得趕你這野狗子去！」延慶被王環罵了這場，好沒興趣，回到裡邊，見了金蓮道：「娘啊！孩兒聞得王環哥哥使槍，孩兒著得高興起來，與他接過槍來，也使了一會。那曉王環又要與我耍拳，忽然又罵起孩兒『忘八蛋』、『野狗子』，是何道理？」金蓮道：「兒啊，做娘的對你說，你是呼家的子孫，呼守勇是你父親。為了龐妃提兵到此捉他，做娘的與翠桃放他去借兵復仇。生下你來，就改姓王，說了姓呼，恐有後害。那王環並非你的哥哥，這是你外公的嗣子，罵你幾聲，只好罷了。」延慶道：「如今孩兒的爹爹在那裡借兵，求吾娘說與孩兒知道。」金蓮道：「你的爹爹到新唐國去借兵，已經數年，絕無音信。」延慶道：「既是爹爹到新唐借兵，久無音信回來，得孩兒前往新唐，就如爹爹下落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怎能放你的去？」延慶道：「娘親差矣！古云：男兒志在四方。孩兒終南已曾去過，何況新唐？」金蓮看那延慶，男兒雖小，血氣甚大，料不能阻住，若放他前去，教我如何放心？」翠桃道：「娘娘，看來小官人是阻他不住的，不如小婢和娘娘陪了小官人去罷。」金蓮道：「這倒使得。既如此，你快收拾起來。」

翠桃收拾了包裹，一齊來到廳前，見了員外、院君，把延慶尋親的話細講了番。員外院君看來難阻，說道：「途路風露，你們那裡受得？」金蓮道：「這也出於無奈了，爹爹母親請上，暫且拜別。」員外與院君一包眼淚，說道：「女兒，你既同延慶前去，路上須要小心，早去早回，免我一家記掛。」金蓮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三人就此動身。

光陰迅速，已有月餘，不覺又是潼關了。金蓮向延慶道：「做娘的聽說關口，最是緊急，倘然盤起話來，這便怎麼？」延慶道：「我們扮做唱連相，打花鼓兒的。」到了關前，延慶口裡一路兒唱將起來，翠桃把花鼓也打弄起來，挨到關口。那把關的道：「咄！你這班子，到這裡怎麼？」延慶道：「爺，咱要過關去討飯。」那些把關的見了金蓮翠桃，就道：「你們要想過去，可曉得咱們的意思？」翠桃道：「求爺放了咱三口子過去，回來自有個道理。」把關的道：「放了你去，回來不怕你扯謊。既如此，且先唱了個曲兒咱家聽了！」那把關的聽了這曲兒，大家道：「好！」對延慶道：「孩子過來，你姓什麼？」延慶道：「姓王。」「那兩個女呢？」說道：「那個是咱的娘，這是咱的姊妹。」把關的道：「好孩子，不錯，領了腰牌走罷。」延慶接了腰牌，竟出了潼關。

金蓮對翠桃道：「我們出關才得兩三天，為何就是這般沙漠了？不知新唐還有多少路程？」延慶道：「母親不用煩惱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咱們只管走，少不得總要走到新唐，再作道理。」

不覺行了半月，隱隱望見一座大山。金蓮道：「這裡是什麼地方了？」延慶道：「母親同翠桃慢慢的走，待孩兒的去打聽個消息。」金蓮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在此等你一同趕路便了。」那延慶拍馬飛跑到山前問信去了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